



周易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監察御史 臣 陸尹耀

王氏申子曰天地交而陰陽和萬物遂所以爲泰人君象之裁成其道輔相其宜此天地之間所以無一物之不泰也

臣謹按兩間之氣運開之自天地而普之自大君此三極並尊萬物所由以成若也蓋隕確之神雖以妙合而成化然所統不過元氣元形而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三

三

已藉非有統乎元功者調其有餘不足之數則出入亦不靈定其無過不及之衡則施生亦未顯何由使羣黎之稱機緘如奉律令而不違兆庶之被生成若就鈞陶而莫爽乎故知一施一濟各無闕隔以基此泰者兩大之心也或節或宣遞相經緯以宏此泰者一人之責也裁成輔相誠斷斷乎其不可諉矣特是天地之道皆天地之神所結天地之宜卽天地之氣所呈此亦何嘗不居其至不適於時者苟泛焉執繼起之彌綸擬先機之發育意不精切則恐涉於膚浮

局不宏深則慮傷於淺率求其能酌天地之量
尤在善成天地之終所謂虛者實之微者彰之
因其自然之精理著爲當然之實事而已如氣
機流行渾淪無迹后則爲之紀以日月星辰統
以作訛成易而後春夏秋冬之節具山川墳衍
廣邈無端后則爲之辨以疆理戎索制以井牧
師田而後東西南朔之限明此所謂裁成其道
也春生夏長秋斂冬藏爲天之宜唯后因之爰
以有作成之要開塞之程而須臾旦晚皆得與
大造符其運高黍下稻燥瘠濕腴爲地之宜唯
后仍之爰以有變易之方向背之法而尺寸毫
釐均克爲下土訂其經此所謂輔相其宜也他
如因時立政度地居民制節謹度而使不過乎
則宣幽出滯而俾毋壅於機若大若小或緩或
急有變有常時行時止事非一端而總歸於乘
權履位者之能凡以以理運者理至而勢已無
加以事伸者事在而責難旁貸發蒙亨屯以登
一世於誠和唯一人當究厥圖耳凡此皆以爲
民也蓋民之智能雖足以通天地而每詘於權
民之手足雖可以應天地而或闇於法唯裁成

輔相立於無可增損之地斯蹙者可舒塞者可
通安食飲於不識不知沐光華於大順大化而
無一人之不若其天矣洵乎泰運之成非后不
爲功然苟非中和之立極先有以懋其全能終
無由贊化育而參天地意者盡性至命尤凡爲
元后者所宜亟求歟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三

周易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監察御史臣劉永泰

朱子曰裁成是裁段輔相是佐助

王申子曰天地交而陰陽和萬物遂所以爲泰人君象之裁成其道輔相其宜此天地之間所以無一物之不泰也

臣謹按泰治之隆天地與聖人實共參焉然天地之事俟諸聖人而遂謝其柄聖人之事善承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三

四

天地而莫辭其任故運際休嘉之會人知天地予聖人以甚逸也而不知聖人則代天地以甚勞惟聖人不敢存一自恃之心萌一圖安之念其於天地所不能爲與不及爲者無不經緯之咸周而區畫之悉當而奠三才以阜兆姓遂獨歸之亶聰作后之一人蓋元后也者固天地所篤生焉以爲斯民之共主者也秉神明之資履君師之位具仰觀俯察之能盡人官物曲之制天地有自然之道民不知所以節之而見爲過者后於是爲之裁成焉天地有當然之宜民不

知所以用之而見爲不及者后於是爲之輔相
焉如春夏秋冬之分其序也南朔東西之別其
方也耕耘收穫之隨其候也黍稷稻粱之因其
性也舉凡所爲厚民生利民用正民德者皆使
之截然有條秩然就理而天地之所欲致於民
民之所有求於天地者乃無幾微之餘憾矣當
是時宇宙著其光昌億兆游於熙皞仁風翔洽
太和洋溢人莫不曰秦治之隆何若斯之盛也
而抑知其裁成輔相以左右民者皆我后之功
也哉卽以易書言之龍馬負圖不過自一至十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三

聖

之數耳惟伏羲聖人畫陰陽之卦文周聖人繫
彖爻之辭然後民之觀變而玩占者志由此通
業由此定靡不推行以盡利而鼓舞以盡神斯
亦贊化牖民之大端也

周易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監察御史臣史積琦

臣謹按一代之治運開於造化之相成而一世之治功本乎帝王之經緯蓋聖人首出身當運會之隆常有不敢自恃之心其於天地所不能爲與不及爲者初無可謝之責固知統三才以立極非主治者不爲功也易於內乾外坤之卦而名之曰泰斯時也天道下濟地道上行宇宙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三

聖

著太和之象堂廉有一德之風羣賢類聚正道光昌多士彙征人才蔚起民生其間可不謂和樂矣乎顧有天地卽有天地自然之化則爲道有天地卽有天地當然之節則爲宜此其功不在天地而在參贊化育作民父母之元后也夫后非必有加於天地也人爲未起而清寧奠位天地未嘗求助於至人然天地固不可以無后也氣化雖盛而經綸待興一人實能爲功於造物故其財成天地之道也定四時之序經九野之分建五常之極執中以運而覆載不慮其偏

其輔相天地之宜也敬授以趨時辨方以盡利
鼓舞以成能調燮有權而生成不留其憾若此
者過有所制而各得其道不及有所益而適協
其宜以利民用則用無不周以厚民生則生無
不遂以正民德則德無不復后之所以左右斯
民不甚詳且遠乎要之天地何道民之所以爲
道卽其道天地何宜民之所以爲宜卽其宜惟
天地萬物父母相億兆之衆而作之君惟皇建
其有極而崇效卑法廣施生之益以及之民此
其所以開泰于一時而平成底績保泰於萬世
而樂利蒙休也元后之功顧不偉哉

周易

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編修 臣 陳顧聯

臣謹按古今郵隆之治其端開自兩間其利受於萬姓而其間參三才而立極者非聖人不爲功蓋天地爲民而啓運會不得不歸其權於聖人聖人爲民而大勲猷又何敢諉其責於天地也是故秦交之時網緼者其氣感通者其神下濟而上行者其道陽德方亨羣生畢達竊意天地於此旣取物類而化生之何難取斯民而經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三

四

理之不知萬物化醇之氣兩儀實因任乎自然節宣宰制之權二氣亦有藉於參贊自非亶聰明而作元后者出焉又惡能酌天地之中而立生民之命也乎蓋化育雖昭不能爲萬方詳其經畫崇卑雖定不能爲億兆遂其生成是道之有時而過宜之有時而不及者亦天地所無如何也惟后則有以財成而輔相之明天道於上使往來之不愆察地道於下使疆域之有別參差不齊之數悉受王者之化裁而無所或過焉奉天而欽若五行悉協於時奠地而平成四海

畢盡其利開闢未有之奇皆待聖人之補救而無或不及焉若此者聖人豈徒驚乎調燮陰陽而思乎參天兩地也哉亦以使斯民者上之識風雨露雷之故下之辨剛柔燥濕之殊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孝友睦婣以厚人倫休養生息以登仁壽斯民所不能得之天地者有以遂其生天地所不能及之斯民者有以泯其憾以左右民而已矣然則造化之隆不可謂不由人事也人第見聖王御宇陰陽和會民物恬熙美利普於不言大化成於有象以爲民何幸而躬際太平之盛也庸詎知其承天而育物者固有如是之範圍不過曲成不遺者乎則洵乎功參兩大而澤被羣生端在乘時出治之后哉

周易

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監察御史 臣 戴章甫

臣謹按兆民之衆天地能生之不能使之各愜其分願而養欲給求遂默寄其權於代天理物之一人然聖人之於民亦未嘗違乎造物之自然而所以體元立制而使之適得其平者初不外乘天地與斯民共安於順則之常而薄海內外已共享昇平之福焉秦之象辭有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斯誠體天地之泰而協之政治使人人各遂其生養歟今夫化機之相續流行不息非有以節宣之而二氣何以均調廣輿之交錯形勢各殊非有以區畫之而四方何以克一則有待於裁成者如此而且東作西成氣候自有一定高黍下稌燥濕不無異宜非有以經理之而行生何以順布則有待於輔相者又如此王者爲之作訛成易以定分至爲之辨方正位以一版圖爲之布令乘時以興歲功爲之度土揆宜以順物性由是五行布四時和六府修三事治所謂裁成以

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而教率輔翼以左右
民使人人共享其樂利則天地間寧猶有一物
之不泰乎蓋陰陽和而萬物遂氣化之所以舒
也法制備而民氣樂治功之所以懋也書陳洪
範詩咏幽風禮載王制月令其調燮者不一端
經緯者非一事敬天勤民撫辰凝績庶政惟和
萬國咸寧則自堯舜禹湯文武以來所以成泰
運之隆不誠有先後同揆者歟

周易

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編修臣王覺蓮

程子曰裁成謂體天地交泰之道而裁制成其施爲之方也輔相天地之宜天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體之而爲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輔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利也

臣謹按自乾坤至履陽三十畫陰三十畫陰陽之數相等然後爲三陰三陽之泰時至於泰則上下清明人物恬熙豈復有過與不及之患哉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三

巽

顧開一時之泰而無過不及者天地也保萬世之泰而常使之無過不及者聖人也則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端有賴於亶聰明之元后矣何也天地有自然之道有當然之宜所謂自然者天地雖秩然分之而未始非渾然運之也所謂當然者天地雖有其理而不必有其事也卽如四時之循環無端四方之廣遠無際非有以裁成之則陰陽不能定其序剛柔不能定其位而天地之道或至於過萬事各有所宜萬物各有所適非有以輔相之則寒燠不能順其性燥

濕不能順其情而天地之宜或至於不及所以古之哲后崇效卑法俯察仰觀定春夏秋冬之節而氣候不至參差而不齊辨東西南北之區而疆域不至混同而無別也因天之時而耕耘收穫順乎長養收藏之機乘地之利而黍稷稻粱協乎墳壤泥塗之性也推之而君尊臣卑父子立定秩敘之常經禮樂象陽刑罰象陰符舒慘之妙用夏葛冬裘饑食渴飲因人性之當然服牛乘馬網罟佃漁隨物性之宜然何一非元后之裁成輔相爲功於天地者乎信乎開泰者天地保泰者聖人而凡有君天下之責者當盡裁成輔相之功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之不泰也

周易

輔相天地之宜

給事中臣倪國璉

程子曰天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體之而爲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輔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利也

臣謹按此聖王贊天地之全功也蓋天地自然之化爲道而道中之當然者曰宜天地有其宜而不能自適其宜則必有賴於王者之勲贊以補造化之所不及此輔相之功聖人所不能已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三

五

也輔相莫大於用天時聖人明其陰陽寒暑之宜而東作西成南訛朔易莫不本以欽若之心而行其敬授之事由是生長收藏各順其序而允釐百工庶績咸熙矣輔相莫大於因地利聖人察其高下燥濕之宜而赤堇青黎塗泥白壤莫不辨其剛柔之性而作其稼穡之甘由是黍稷稻粱各蕃其植而庶土交正三壤咸則矣輔相又莫大於秩人倫聖人觀其恩義序別信之宜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既正五典而使之敦又用五禮而俾有常由是經綸條貫各若

其則而百姓無不親五品無不遜矣是故輔則有匡勦之術相則有承弼之方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所以燮理寅亮不憚其勞經緯措置曲盡其道凡物或有憾於天地聖人皆引以爲己責而必使之咸有以遂其生皆有以復其性而後已是故以父母天下爲王道尤必以萬物得所爲極功而有天地必賴有聖人也雖然元后亦豈於天地有所加哉所爲輔之相之者亦因其時與勢之所趨理應如是之補救隨時處中通權達變是以泰運一開遂無一物之不泰而且能使萬世之長保其泰也然則王者之輔相天地信無愧於天之宗子而卽與天地參矣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凡贊化育之事何莫非左右斯民之事哉

周易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監察御史臣李愬

朱子本義曰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拔茅連茹之象征行之吉也

臣謹按國運之盛衰每視賢才以爲進退以故若舟楫若鹽梅若股肱若心膂昔人言之詳矣然而生之有時聚之有機分之有其類致之有其端泰之初九其尤言之著乎其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臣卽其言而思之其言賢而必附之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三

五

於泰者何蓋賢之生也不偶而其出也亦不苟上焉者固志存乎道德次焉者亦意在於功名故度之已度之君而更度之天人之會時勢之機安全雖未奏乎而君民輯睦治平固已有其端災沴雖未除乎而上下惕厲經綸可預期其效是固泰之機也出而從之以致吾君以澤吾民以伸所學而酬夙志礪溪之老望西岐而來歸莘野之夫待三聘而後起是則賢之生因泰而致焉者此也其言泰而必首舉夫賢者何蓋天下之亂必有所由生而其治也亦必有所由

始故有時方鼎盛君臣羣習爲固然而國無老成覲者已卜其將衰本實撥也亦有僻處偏安內外日見其憂虞而朝多碩士識者逆知其將盛道可久也夏有遺老而一旅可以復舊業周有世臣而幼主可以致中興有胼胝之聖而昏墊何慮其爲災有思文之后而粒食自徵其率育是則開秦之功因賢而成焉者此也其言賢之進用而取譬於拔茅連茹者何蓋天下物各有其類一小人用而衆小人從而附者神相契也一君子用而衆君子從而進者功又相資也

故四岳在位而夔龍罷虎濟濟登庸矣周召分陝而疏附先後烝烝丕進矣房杜秉鈞而鄭宋英衛無不稱之職守矣韓范立朝而歐蔡尹余無不盡之材技矣蓋以運際昌期則羣材之應運而生者衆而勢可有爲則善類之汲引而升者更切也詩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其亦秦之初九拔茅連茹之意也夫雖然世不能有秦而無否君子亦不能恒聚而無散其所以勤延攬廣登進以培邦本承景命相與保泰於無窮者易雖

未言也而意義可思矣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三

周易

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檢討臣周燾

楊萬里曰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也

臣謹按泰之初九有拔茅茹之象其占爲征吉孔子懼後世之筮得此爻者或僅以征吉爲榮祿之階甚或以拔茅爲朋比之助也故爲之端其本於志蓋志之所向不過義利公私之間其始爲毫釐之差其後有千里之隔人品之邪正功業之污隆未有不由乎此今夫朝廷用人非直曰富之貴之已也曰吾爲天下求賢賢人之用於世尤非覩焉苟富貴已也曰吾爲天下行道志在天下則一身非所計而富貴不足以易其守志在一身則舍富貴無他圖而天下之利病皆可漠焉視之夫人臣而漠視天下雖有不世出之主居可以得爲之會而天下事其誰與共濟者然則所謂志在天下者當若何朱子曰古之君子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上不敢慢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

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爲羅從彥曰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是皆善言古大臣之志者也雖然不可以無本也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陸九淵講義亦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誠能深思是身不可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恆爲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故學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然則志之所向尤存乎策名釋褐之先誠非倉卒旦暮間可強自樹立者也

周易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監察御史臣王興吾

疏正義曰包荒用馮河者體健居中而用乎泰能包含荒穢之物故云包荒也用馮河者无舟渡水馮陵于河也不遐遺者遐遠也遺棄也用心宏大无所疎遠遺棄于物朋亡者得中无偏所在皆納无私于朋黨之事亡无也故曰朋亡也得尚于中行者以九二所爲如此得配六五之中也所以包荒得配六五之中者以无私无偏存乎光大之道也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三

五

臣謹按泰卦所言皆保泰之道而於初九則曰拔茅征吉於九三則曰艱貞无咎蓋以陽剛爲保泰之本故於乾之三爻致其意焉而九二則又乾之中爻也故其言保泰之道獨詳其曰包荒者言含宏之量無所不包曰用馮河者馮河之事必始終用力始克濟川蓋言保泰之道當用馮河之力也曰不遐遺者卽不忘遠也曰朋亡者卽不泄邇也曰得尚于中行者卽建極用

中也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者蓋惟光大故能得中而維不遐遺朋亡乃能光大則不遐遺朋亡者又此爻之要也而其義則有君道臣道焉蓋九二乾之中也故有君道九二臣之位也故有臣道以君道言之人主能以寬大之量切兢業之心不以薄海爲遠而遺之不以殿陛爲近而忽之則建中表正而爲保泰之主以臣道言之人臣能以深謀遠慮爲心而以始終一節自勵立志存乎爲國爲民舉念要於無私無黨則大公至正而爲保泰之臣蓋禍患伏於隱

微而每生於所忽人主能不遐遺朋亡則自外及內自大至小無一非精神之所貫注而何有隙孽之萌人臣能不遐遺朋亡則不爲目前苟且之計而爲國家久遠之謀不爲偏私黨援所累而爲公爾忘私之事矣天下安有不久安長治者乎夫保泰者人主之心而佐君以保泰者人臣之事聖人以保泰之道著之於臣位之爻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愈以見上以此求下以此應上下同心君臣一德卽象所云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蓋財成輔相者保泰之事而不遐

遺朋亡者保泰之道惟其有不遐遺朋亡之心
而後能行財成輔相之事故臣以爲泰卦所言
保泰之道惟此爻最爲深切著明也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三

周易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監察御史臣陶正靖

臣謹按包荒者仁之德用馮河者勇之德仁必兼智故不遐遺有勇且義故朋亡此卦專言保泰之事此爻以臣位言之而其說莫詳於程子伏惟

皇上撫泰寧之運當勞於求賢之時臣請就程子之

說條舉而核之程子曰九二以陽剛得中上應

於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於二君德本剛而有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三

本

取於柔者非柔無以盡臣下之心也臣道宜柔而有取於剛者非剛無以任天下之重也類於剛矣而不必得中慮爲申棖之愆也近於中矣而不本於剛又慮爲胡廣之中庸也若是而一以柔道御之是猶以水濟水必無以成交泰之功伏惟

皇上紀元之初嘗舉韓愈感激嬗阿之句以風厲羣

臣於今三年果已感激思奮乎抑蹈常襲故而

未克變也臣聞王者以仁育萬物必以義正萬

民民之貴於物也則知義之行當自貴者始義

行於貴斯仁溥於物矣所謂百官正而萬民莫敢不一於正也不然則壅遏沮格之患可勝言哉程子曰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爲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又曰泰寧之世人情習於久安安於守常惰於因循憚於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爲於斯時也凡程子所指二者之弊自三代以至漢唐宋元明盛極而衰罔不由此臣觀今日在廷之意指蓋包含之意居多其見諸施爲者則似乎寬裕而實縱弛似乎詳密而無關體要至樂因循而憚更變則尤爲切中且如羣臣條奏下部議者其說在可否之間行之固屬無益不行亦復無害而一紙空文可以塞責則姑議行之以稱

皇上求言之心以示不拒人言之意其他則以爲難行而置之者有矣臣竊謂事當論是非不當論難易苟是矣雖難而當行若非也雖易而必不可行昔之所謂難行者若暨豔之欲清流品於吳杜弼之欲懲勲貴於魏以至唐之未造用師於太原邠岐是蓋處分裂之朝與積弱之勢

誠有所甚難方今天下一家海內之勢固如身
之使臂臂之使指也而

皇至上至仁之德又已洽乎民心必無驚駭物聽之慮
何嫌何疑而一切以難行報寢哉夫治病者必
究其本浚井者必達其源將欲革弊正俗不從
其本源治之而區區維挽於末流此朱子所謂
架漏牽補過時日者也爲人臣而懼失物情莫
肯任怨此便文自營之計非程子所謂英烈之
輔足以任天下之重者也程子釋朋亡之義謂
如禁奢侈則害於近戚限田產則妨於貴家不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三

三

能斷以大公而必行是牽於朋比也龔煥曰九
二大臣所以進退人才者惟亡其朋類則能用
天下之賢兩義相較則龔說爲優極而論之豈
惟大臣如治文書者以律令爲可否而不牽於
請屬則庶事無不釐矣司糾繩者以義理爲權
衡而不奪於知交則宵小無所容矣此則朋亡
之極致雖屯可使泰也而豈有平陂往復之慮
哉朱子曰包荒非混而無別之謂故必斷以行
之明以周之公以處之然後用舍舉措無不合
乎中道蓋孟子所云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

者似已不外乎此雖成康文景將有惡焉惟

皇上之仁明實克比隆前聖臣敢以責難之義効狂

瞽之說仰冀

垂神察納天下幸甚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三

三

周易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
食有福

編修 臣 蔡新

臣謹按天人治亂之機其微矣哉欲治而不亂者天心之仁愛也不能有治而無亂者氣數之乘除也懼其亂而保其治者人事之所以維氣數而體天心也自盈虛消息言之則天心有時不能勝氣數之權以制治保邦言之則人事亦有時而符天心之準謂數不可逃六月雲漢之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三

三

詩何以光復舊物謂時有可恃元狩天寶之治何以不克令終明此意者於泰之三爻見之矣夫泰極盛之時也三亦猶是陽長之候也聖人於否至四而後有喜詞於泰當三而卽多戒懼慮患之意深矣蓋天下之亂也不於其亂而生於極治之時也開創之始國勢方興人心未固君若臣早夜孜孜無非爲天下謀治安爲子孫措磐石其精神之所周貫天人實繫賴之履泰以後上恬下嬉漸忘其舊君以聲色逸豫爲無害民生臣以持祿養交爲安享太平進諫者

謂之沽直遠慮者謂之狂愚其上下之精神謀畫莫不徂目前之安而圖一己之利夫圖一己之利者未有不貽天下之害者也徂目前之安者未有不來後日之悔者也則堂陛之玩愒其一也開國之初簡節疎目網漏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恃法也承平以後巧偽漸滋則文網愈密以繁文縟節爲足以黼黻太平以科條律例爲足以釐剔奸蠹由是百里之命可寄而顆粒銖兩之出入不敢專焉鈞衡之司可秉而是非輕重之權宜不敢問焉使其君子無所恃以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三

奎

大設施之猷其小人有所援以售奸詐之術行之既久人人但以簿書期會爲盡職而立法之初心設官之本意茫然莫辨矣則政令之煩瑣其一也國以民爲命民以食爲天當秦之時民物滋豐而民之游惰耗之俗之侈靡耗之朝廷之徵斂愈密經費日增耗之古者以庶而致富後世則以庶而愈貧古者論貧富於民間後世則計贏絀於內府古者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後世籌度支則因出而經入由是雖有恤民之令而民未見益徒有足國之計而用不加饒則物

力之匱竭其一也人才者國家之元氣撥亂之世尚功致治之初尚文皆有經世之遠猷泰運既開承平日久朝廷不聞讜論士大夫不言名節拘牽文義以爲學熟習圓通以爲才卑順柔脆以爲德靡曼繁縟以爲文俗以此爲尚家以此爲教莫不漸染成風揣摩干進夫貴之所向賤之所趨也幼之所學壯之所行也在朝無骨鯁之臣工則草野之誦讀皆市心矣居鄉無廉隅之砥礪則仕路之功名皆苟且矣是人才之委靡其一也風俗者盛衰之本源當泰之初其

室家婦子里黨閭巷多有敦龐安集之思厥後生齒繁則家庭之詬誶日起生計迫則里巷之任卹漸衰商賈之豪奢逾仕宦狙獪之險健欺善良朝廷敦寬大之政然法行於愚戇而疎於奸民是長其桀驁之氣也吏治博安靜之名而蠹胥之弊竇日啓雀角之案牘常懸是釀其刁悍之習也則風俗之澆漓又其一也此數者或由矯枉之過正或因時勢之遞遷皆人事與氣數相因而至者也聖人知其然故於泰之三爻卽戒以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霜雖未冰月已幾

望誠甚懼乎其孚也然可謂之氣數人事而不可謂之天心蓋天心之仁愛甚矣自古雖當衰亂之運其君臣能恪謹天戒側身修行則天猶未有不予以治者况其爲未雨之綢繆乎誠使爲人君者凜兢業之小心存無虞之儆戒念六月雲漢之詩鑒元狩天寶之治廟堂之上恪恭震動百爾臣工惟懷永圖罔敢玩愒以迓天休然後崇簡易敦大體重責成戒叢勝則政令不煩矣省浮費戒屯膏修地利薄征稅則財用不匱矣審好尚公賞罰獎忠直黜浮靡則人才

咸奮矣敦孝弟重農桑嚴豪猾清獄訟則風俗還淳矣保大定功和衆豐財有苞桑之固無復隍之憂豈不亦于食有福哉而必自君心之無玩愒始則欲盡人事以體天心而維氣數者誠不外艱貞之訓歟

